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懷麓堂集卷六十四

明 李東陽 撰

文後稿四

序

樂平喬氏族譜序

太原樂平喬氏譜自處士安始其先莫可推而知也葢自舊譜燬於兵其九世孫工部侍郎諱毅欲繼為譜未果而

卒其子兵部郎中諱鳳亦然郎中之子中書舍人宗太常少卿宇皆學於都御史揚公應寧及於宇既為譜宗更删定成帙比請揚公為序復以質予予見其法簡義實斷自其所可知者其間叙次紀載悉放歐陽氏為之曰是可以傳已夫姓氏之見於左傳者五世本公子譜皆因之宋鄭漁仲推衍其説乃有所謂以地與居為氏者若守橋山之冢則為橋氏周秦以上史失其傳漢始有以儒宦顯者後周文帝命去木為喬取高遠之義後之為喬者皆橋也自

因生胙土之典廢多世守其氏顧民生日繁族不易辨延至隋唐之際官有簿狀家有譜系以相稽也及簿狀之弊則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貴族甚者謂朝廷大臣須公卿子弟為之譜牒之弊則貧而富者恥言其先賤而貴者不録其祖乃或矯託冐昧以求相勝姓氏之不足信也固宜今簿狀之見於官者應試有卷中式有録惟殿試之録則刻其祖父兄弟之名與職以傳其閒家世貴顯者亦不多見樂平之喬三世進士具載於所謂録

其見於譜也亦然論者每以喬木擬世臣木益喬氏改氏之義而世臣又其家所固有此譜之所為重也然所重乎譜者非官之謂益亦有世德焉若工部之端厚兵部之明偉乃喬氏之所以為重而二子者皆以文學為業圖顯於厥世茲譜之修豈獨載名與系為稽質簿狀之具哉思前史之失傳慨近譜之不可推幸而可知者得姓改氏之由而已則自身之所受傳之以及於無窮者固存乎其人而譜亦惡可闕哉且名之載於國史者

祕不可見而誥勑之褒錫碑志之紀述歌詩序記之贈遺酬答皆足以備觀而互證故以次書之不在譜中論喬氏之世於此取焉可也

金谿吳氏族譜序

湖廣布政司叅議吳君懋貞以其父封給事中正夫君所修族譜來請曰吾吳氏之譜逸久矣吾祖若清府君曁若淵若浩二叔祖有遺志焉若淵之没吾父檢其故篋則見其所自修者而未嘗出示益慎之也吾父乃倣

康齋先生所為譜質諸歐陽氏之法博采旁證以足其所未備又冠以宗圖附以世德仕宦墓田家範及團拜合祭諸儀八年而後成鄉之為譜者莫加焉葢吾族始浚儀唐大史兢八世而為宣公者居於蜀子孫散處於撫盱贛邵之間金谿撫地也又五世而為四四者宋開禧時始徙竹谿為今族凡九世而至世忠以年計者三百矣而吾譜始成請序所以作之意夫姓之分而為氏其類甚繁惟國世最大且著而其後亦或忽其所出呉

之於魯去黄帝未久也而昏禮已失况其他乎後世以氏為姓若簡矣然大而望於郡小而望於鄉者亦不能皆明其所由分雖大且著如國氏者徒襲其空名而已幸而知其所自出而不知其所由分其與無所出者等也譜之作其容以已乎哉天下之吳皆出於泰伯今居竹谿之鄉者再分於金谿一分於撫而與盱贛及邵皆分於俊儀其前所由分者莫得而知也由是觀之雖散在天下者皆然而何撫盱贛邵之云乎哉夫使浚儀以

前之譜存則由大史而上可以至於封國受氏者豈惟浚儀雖天下可也然則呉氏之譜之作其容以已乎哉且譜之義所以尊祖敬宗而睦族者也故必有孝弟之實心而後能作有孝弟之實行而後能守無其實而徒有其文則其弊抑有甚焉封君敦厚崇禮以率其宗布政君之在諫垣文學論議志存實用有成績矣旬宣之澤又將於此乎推然則呉氏之譜由是而傳之以及於無窮豈不可哉為子孫者知作譜之難而思守之之不

易亦求其實而已矣

羣書集事淵海後序

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孔氏之教博文為先約禮次之葢有所識斯有所畜而不博則無以為約也近古之世事簡而文未繁其為學者多要而寡博維史法既立變而為傳記之書條分縷積以至於汗牛充棟其勢不能盡或纂畧舉要俾易於求索庶幾盡其所謂博有志於稽古者隨所得而資焉顧天下之事為

端不齊善惡成敗紛揉百出必於是擇而從之善者法惡者戒則凡見諸紀録者雖人殊事異皆我之師也若夸多鬬捷采華葉而棄本根支離決裂而卒無所歸宿甚者謬取偏見為强辯詖行之資則雖博也將安取之而況於畧乎故博固貴乎要而所謂要者非書之謂也有羣書集事淵海者葢國初人所輯不著姓名凡四十七卷自君臣而下至外國為門十為目五百七十二為事之條其多以數千計大抵皆集諸書事畧自春秋戰

國訖於元季每條之下必註其所出若可謂博而要矣內官監左少監賈公性在司禮出納機密雅尚文事購而得之圖欲捐貲鏤板以便初學病其字大小募善書者録之稍拓其式質疑計舛程工計日累數月而後畢亦可謂勤矣比以公務攜至内閣請序末簡意懇甚予夙抱書癖今且老不能徧閱也因為之浩嘆而書之

壽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公九十詩序

弘治乙丑今天子新嗣大位恭上兩宫尊號覃恩天下

時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三原王公致政於家年及九十特賜勅備物遣使詢問仍月如舊所給米二石歲加輿隷二人葢盛舉也於是部院以下諸公皆賦詩為公壽戸部尚書韓公貫道以首簡授予乃為之說曰人之壽以百歲為期雖或過之而弗及者天下皆是也七十謂之稀年八十謂之中壽以九計者雖閭閻之下亦難其人況公卿乎昔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葢齒之尊者聞見廣而猷慮熟惟有爵者能見之然

非德性之堅定氣節之完固則亦有鮮終之戒多辱之議故三者必兼貴而互尚之然就問之禮珍從之物非九十者不與也王公生永樂全盛時聞祖宗之遺風餘烈歷宣德正統間樂育庠序沾富教之澤歷內寺外郡以至方岳當天順勵精之日熙洽既久上安下恬暨於成化之季極矣而力自振奮彈壓權勢劾佞邪而寘之法一咈意則浩然引去身退而名益高比弘治更化之初特起為吏部執法秉政為讒邪所間竟不失其正以

去自政體風俗之大罔不周知刑獄水利兵戎人物之
務徧嘗而歷試其歛而弗用也有遺力焉今耳目聦明
筋力如故髙談劇飲之暇書卷不去手平生所著意見
及典籍格言歷代奏議日取而閲之雖興寄冲漠而愛
君體國之念猶耿耿不能忘也昔文潞公以太師致仕
復起而歸年過九十史稱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
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庇當世公之風聲氣節髙年
盛福大畧近之潞公有八子歷要官公子六人其半皆

在仕籍孫男十有三人曽孫三人而來者尚未艾亦今人之所鮮見者也然則侈稱樂道形諸賦頌以播之鄉國傳之天下為衣冠盛事亦烏可已哉六子者某某承裕為刑科左給事中刑科子禮部所舉士知其清簡有家法每詢公居起狀玆特奉使命便道歸省因以諸公之意序是詩而畀之為壽觴侑云公字宗貫號介軒石渠老人則暮年所更號者也

壽兵部尚書劉公七十詩序

吾友兵部尚書劉公時雍以弘治乙丑十二月二十五日初度壽七十同年進士之在朝者太子太保刑部尚書閔公輩凡六人皆賦詩以寓頌禱之意循私例也昔公爲户部侍郎已以老乞歸先皇帝遣使賜勅俾總督廣東西軍務敦迫以行又召入兵部乃悉其忠勤爲國狀廷宣面諭若家人父子然及屢乞休退必優詔勉留至於六七今天子嗣位公復引年在告疏三上上特申先志累賜褒嘉辭益懇而留之愈切然公雖身在廊廟

而山林泉石之興未嘗一日忘於懷也夫人之德業必老而後成而兵之政為尤甚故蹇叔以老而知止王翦以老而知進非勇夫少年所能及茲當新政之初遑務委積心計手應旁通曲當而中所執守斷不為勢利所奪跡其平生所治水利邊儲民食諸事猷慮愈熟而志氣不少衰雖引年之禮知足之戒乃士君子之常而朝廷之所眷注天下所望以為重者固不容釋也近世有外夷聞其執政而不敢内侵見其風采而相與嘆美者

然則公之壽其在今日亦惡可少哉且平居意氣相許皆欲以自見於世及壯而相勵以有成老而相要以有終者則不能以皆同予六人者與公同舉而予又與同業出入外内勞逸之不齊者亦多矣今諸公同朝而立分曹而掌爵齒勲業相輝映惟予最少且劣公之視予葢不啻十年以長而予亦老矣則公之壽可知而亦惡可以易得哉書不云乎天惟純佑命則商實又云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多則實壽則長賢才之有益於國也如

此此古之大臣所以與其同列者葢將為天下留之而亦為天下頌之也是詩之作固以附諸君奭之義予不善為祝壽之辭惟同年之壽如閔公者已四五作此予所謂例也則今之壽公豈敢後於諸公哉六人者人再賦得詩十二章為一卷書以齒序者詩為壽作也

闕里誌序

闕里誌志闕里也闕里者吾孔子所居之地道德政教之所從出文獻之所在其志之也固宜古者有列國之

史而又有四方之志九丘之籍至周猶存為外史所掌孔子述職方以除之者大抵皆是物也封建既廢則史惟朝廷有之至漢而備其法有常紀有世家年表有傳有志事分而代輯及東漢南陽撰作風俗之後郡縣始各自為志則兼地里人物文章制度而有之而史之法畧具焉雖窮陬僻壤或不能無此吾孔子以教為政司馬遷之史特著世家齒於有國歷代帝王褒崇封謚愈久益隆其鍾靈毓聖之地非一郡一縣比也宋元間族

人宗翰輩間有紀述久而弗傳國朝成化末今山東布政使張君泰知鄒縣嘗輯孔顔孟三氏誌其傳未廣也弘治甲子重建闕里孔廟成東陽奉勅代告周覽遐慕欲為一書廵撫都御史徐公源及衍聖公聞韶力賛其議比歸至德州廵按御史陸君偁盧君翊及布政使曹君元等合書以請適聞提學副使陳君鎬有事於此因舉以屬之取所定凡例稍加潤飾且以孔氏實錄孔庭纂要素王事紀世家補鈔本致之以備采擇陳君乃叅

閲孔氏所藏祖庭廣記與凡遺碑斷刻諸書所載踰年而後成其法以闕里為主附顔孟諸弟子之名氏事行而體統尊摹先聖象貌及地形廟制而圖像著述世家宗派特為世表而譜系明叙禮樂制度之法因革損益而典式具若詔誥勑祝之頒布章牘箋表文移之出納往復罔不備載而闕疑訂舛芟繁剔偽惟其所當凡為卷十有三為目十有四為文累若千萬言於是我國家之尊師重道度越前古者粲然大明於世亦孔氏之家

史也葢有此地必有此書閱於二千年而成於一旦不可謂不難矣天下之學聖人者讀其書法其道想像其容儀而不可得見至其宅里林廟必惕然感之乎心然殊方而產限地以遊固有終老而莫自遂者羮墻見堯河洛思禹得是書而觀之景行希聖之念不油然而興乎嗟夫金石雖堅不免磨滅斷裂之患板鋟楮印遞相禪續則可以至於無窮由今日以至於無窮者必自是書始故以徐公之意為序適僉事黄君繡歸自京師因

畀之俾刻於闕里置於所謂奎文閣者御史金君洪繼按其地於是書有力焉故并書之而徐黄修建之績具在誌中兹不復列云

南京工部尚書陳公之任詩序

今年夏南京工部尚書缺吏部廷薦一人以請戸部右侍郎益都陳公廉夫實膺首薦值允命以行公自天順甲申至正徳丙寅歷三朝四十三年自戸部至今部為四署自主事至今官為八命資最深其始在戸部專領

錢穀嘗督糧大同賑荒北畿催漕官河皆奉勅專事具有勞績在山西布政積官銀至五十餘萬兩奏減給邊糧價八十餘萬兩撫治鄖陽捕劇盜三百餘人招流民十萬餘口復入戶部總京儲積餘糧七十餘萬石草馬房冒給芻豆價歲不下三十萬兩先朝之末詔諸司陳弊政公所陳數事獨能力詆權貴不少為假借其用心亦勤矣而性素樸直隨事盡職不自衒耀以取名譽循次就格以至於今以郎中六薦而得叅政以布政再考

而得都御史以侍郎一薦而得尚書是何前日之拂而今日之通耶屈伸往來之理固相尋於無窮然非其實足以致之則車折馬踣中道而廢者亦多矣吾同年進士二百五十人官至尚書者先後十有七方其始也回翔迤邐每後於諸科而資格所積名實所致終有不可遏者於公之行寧不重有所感哉夫君子苟知屈伸之理出於自然則怨尤之意不萌於中希覬之私不移於外修身盡職以俟命於天而已令兩京並峙六曹分職

工之與戶皆國用民力所關而出納之數作止之節以令校昔則有專與減之異公其益殫厥職勿諉為遠地勿視為末務以無負於民與國使天下知其所自致者非偶然而得也諸同年在朝者五人各賦詩二首為贈公以明年丁夘壽躋七十遠弗及賀則預為致之與贈同舉公之先通議府君嘗教京學予髫齓時所受業者予之視公宜不在諸公後也故既為詩又序諸卷端

遷葬志序

遷葬志志遷葬也是遷也有合葬之道焉言遷者統於尊也有族葬之制焉不徧及者專其事也當其未遷也悲思怨慕積懣怫鬱不平之情誠有不得已者一遷合間而昭穆之相從世代之相繫上祖禰而下及於子若孫雖死而若生雖亡而若存者吾親之心其將安乎吾親安則吾之情亦得以少慰矣而況封贈之典葬祭之賜崇名備物皆徼朝廷之寵以爲家世榮又平生意望之所不敢及者徒恃吾祖吾父之行足以感乎天而得

乎君失乎彼顧得乎此虧於前乃盈於後若影響符契之相應者惡可以不志哉故茲志作而天道明茲志作而君賜彰茲志作而世德著茲志作而孝子之情見非徒不得已於遷而亦不容已於志也志凡四卷首載誥勅諭祭之文次之以奏疏公牘次以祝文奠章又次則碑誌銘狀而雜記諸詩又以次附焉

篁墩文集序

文之見於世者惟經與史經立道史立事載道之文易

書詩春秋禮樂備矣書與春秋雖亦紀事而道固存焉及其漸晦則孟子擴之又晦則韓子發之久而愈晦則周程張朱諸子大闡明之自是而後殆無所復事乎作者紀事之文自左傳遷史班漢書之後惟司馬通鑑歐陽五代史若朱子綱目則取諸春秋亦以寓道而非徒事也道無窮而事亦無窮故作者亦時有之若序論策義之屬皆經之餘而碑表銘誌傳狀之屬皆史之餘也二者分殊而體異葢惟韓歐能兼之吾朱子則集其大

成故雖未嘗極力於史之餘者而觀其所論議則可知已歷代以來忽於考據者多失之疏畧而不該於用淺於造詣者多失之支離汗漫而無所歸紛紛藉藉以就於澌盡泯滅之地無怪乎其然也吾友篁墩程先生資禀靈異少時一目數行下英宗朝以竒童被薦入翰林覲中秘書用詩學及第讀誦常至夜分遂能淹觀羣籍下上其論議訂疑伐舛厥功惟多及研究理道求古人為學之次第久而益有所見而於朱子之說尤深考覈

自以為得我師馬蹟探隱索註釋經傳旁引曲証而才與力又足以達之雖皆出於經史之餘而宏博偉麗成一家言質諸今世殆絶無而僅有者也顧中遭忌嫉𦺇羅竒禍經濟之用不能盡白於世其所自見不過進講經幄及於儲宮校正綱目預修續編之類而已若金梓所刻卷帙所録家藏而人誦自都邑以徧於天下貽之後世則雖巧詆深嫉者亦惡能使之無傳哉功名富貴固士之所不道乎獨慨先生年不及下壽雖所謂文亦

未竟其所欲為者耳先生之文有篁墩前稿後稿三稿續稿百二十卷沒之七年為正德丙寅其門人輩摘而刻於徽州名曰篁墩文粹論者以為未盡其選越明年丁卯知府何君歆暨知縣張九逵徵於其子錦衣千戶壎得全稿焉將并鋟諸梓以示來者而壎請序於予予與先生同舉京闈且同官甚久最其為文悼其不大用以沒故為天下道而因以附吾私云先生所輯有道一編心經附註程氏統宗譜貽範集共百餘卷別行於世

皇明文衡瀛賢奏對録宋逸民録又百餘卷藏於家不在集中

黎文僖公集序

東陽昔從文僖黎公先生游舉業之暇獲見所為古文歌詩諸作時公方以狀元及第文名滿天下自公卿以下外暨藩郡購者踵相接公每用短素相方格正書不復屬草運筆命筆不廢問答而詞整意足動數千百言月累歲積至盈几案公亦不自愛惜或為人所持去及

往反故邑回翔舊都道途篋笥閒逸失過多公既致政歸稾諸生越數年其長子南康知府民牧亦卒次子山西右布政使民表輯其家遺稿得若干篇多出傳寫亥豕不可讀東陽乃與劉司馬時雍楊大宰應寧參互校訂釐為若干卷而民表實鋟梓以傳公嘗論古人之文大抵以豊裕充贍為尚以雕飾削刻為病東陽雖在髫丱頗能測識公意因進而請曰此非孟氏知言養氣之旨乎公曰得之矣葢文章之與事業大抵皆氣之所為

氣得其養則發而爲言言而成文爲聲者皆充然而有餘措而爲行行而爲事功者亦毅然而不可奪顧養在我而用不用係乎時故韓昌黎蘇眉山之氣見於文章韓忠獻富文忠之氣見於功業雖所就不同其在天下皆有不可泯者公積學未仕時累詘科第而志益堅在翰林上書執政捄言官得罪者固已氣蓋一時矣居嘗遭值猜嫉而放言高論不少爲邅就及其登華陟峻猶不免於投閒置散而定力雅操未嘗苟同於世故雖功

業未能盡見其所養者固存今即其文觀之其所謂豊蔚充贍者盖若是盛也况亦有不盡其傳者乎然觀室者必觀其隅後之學者聞公名因其文而論其世亦可以識其大矣東陽獲奉緒餘忝竊科第僥冒禄位非徒學力未至而才不稱事於公殆有愧焉又不能蒐采放失俾無遺憾謹序次其所僅存者而因以附名姓於後云公字大樸别號樸菴官至南京禮部尚書文僖其賜謚也

匏翁家藏集序

匏翁家藏集七十卷吳文定公所著而手自編輯者也爲詩三十卷不分體製以年月先後爲序文四十卷則分體彙載而先後亦隱然寓乎其間葢惟輯其所可識而散佚於世者弗與也公既返葬其子中書舍人奭刻梓於家未畢也比閡服上京師以屬公從子奕數月報詩卷成又數月報文卷成奭特以告予請序首簡予覽之悵然嘆曰言之成章者爲文文之成聲者則爲詩詩與文同謂之言亦

各有體而不相亂若典謨訓誥誓命爻彖之謂文風雅頌賦比興之為詩變於後世則凡序記書疏箴銘賛頌之屬皆文也辭賦歌什吟謡之屬皆詩也是其去古雖遠而為體固存彼才之弗逮者偎淺跼滯欲進而不能强其或過之不失之竒巧則失之詰屈不失之夸誕則汗漫而無所歸於是作者雖多而文之體益微矣然言發於心而為行之表必其中有所養而後能言葢文之有體猶行之有節也若徒為文字之美而行不掩焉則

其言不過偶合而幸中文以古名者固若是乎哉公少以經學為程式既而徧讀左傳遷史韓栁歐蘇諸家之文欲盡棄其舊業及為部使所廹取甲科官史局文名滿天下老居臺閣弗究厥施而終始於所謂文者故其為詩深厚醲郁脫去凡近而古意獨存其為文典而不俗邕而不汎約諸理義以成一家之言由是觀之則其識見之真正行履之端恪情趣之冲泊無累者不待挹其容儀聆其論議而後可知也其文之傳世固不可少

哉昔人或一代數篇一人數篇其澌盡泯滅者弗論今求之成帙之閒非世所最選者亦難乎其為觀矣知言君子執體裁而求之公之文其有取之無窮而讀之不厭者乎然則其散佚者尚博而求之以盡白於天下無徒曰家藏云爾

太師英國公張公壽七十詩序

禮有之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商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詩書所稱不一而足齒

之於天下亦重矣至於史籍所載不可縷數姑以將帥言之漢則張蒼馬援唐則王忠嗣郭子儀宋則种師道韓世忠皆有爵位功德而戚里之舊則惟伏波汾陽二人而已然其憂遠之跡劬勩之力葢有不償其所得者可不謂難乎英國公姓張氏字廷勉其先出開封之祥符厥祖河間忠顯王從太祖高皇帝起義兵累功擢指揮同知從太宗文皇帝定内難沒於東昌配食太廟厥考定興忠烈王以世廕累功封信安伯新城侯進英國

公食禄三千石賜誥劵加太師知經筵事監修三朝實録號奉天清難推誠宣力輔運佐理武臣階特進光禄大夫勲柱國沒於土木朝廷建世忠祠命有司修祀事公年九歲即嗣公爵掌後軍都督府事總五軍十二營兵馬經筵實録亦如之爵之貴莫有能過者也有姑與姊為兩朝貴妃世號國戚於親亦有光焉其為人敦詩說禮執恭守儉勞而不伐恒久而不易居常應事不動聲色而冠冕百辟為三軍所倚屬四方所傳誦中外所

瞻慕觀德者於此取焉可也且自服圭組以來六十年歴事列聖值重熙之世燮調默運於三公甲冑不煩於大將訏謨乎廟堂之上鎮定乎要荒之外七子五孫冠組環列夙夜之勤晨昏之樂有並行而不相悖者福履之盛葢一代而不數見也今壽登七十而耳聰目明志力不倦郊廟之扈從營府之號令以至冠葢游行之節歌壺燕饗之禮校之少壯無少異焉聖天子方重老成尚功烈寵禄優渥體貌隆重視前古而無讓公之壽固

得於天其益思無負於吾君也哉正德庚午春三月朔日實公誕辰新寧伯譚公元助與公世好曁諸勲舊姻戚賦為歌詩寓頌禱之義以首簡見屬故先叙其大者而後及其私云

清苑傅氏家譜序

吏部左侍郎清苑傅君邦瑞嘗作家譜九卷間以視予曰請為珪序之予觀其制首叙姓始按唐世系表謂傅出姬姓黄帝裔孫大田之後封傅邑因以為氏顧他無

所據惟商說居傅巖以地為氏雖宋鄭樵之博洽亦止云然晉傅傁鄭傅瑕而下亦不可考漢義陽侯介子居北地北魏長史永居清河皆以地顯及其他散處中國者大抵皆傅巖之後此玆譜之所由始也夫古之為氏或以國或以官或以地氏非其人之賢殆不之及若傅氏者是已說之見夢於高宗也與之語果聖人遂立以為相令其語不可得而聞聞之於旣相之後則三篇之問答非聖莫之能也彼以國與官氏者宜乎衆矣其存

於世者僅可指數而地之氏乃大傳而不廢非以其人之故與清苑之傳不知出於何郡舊傳有小興周者考之志記皆無其名邦瑞之曽祖某祖某父某學優而不仕皆以邦瑞貴累贈如其官而傳氏始顯名邦瑞以學行登甲科官翰苑累遷左春坊諭德侍講學士在講筵史局其所以格心華國者皆遜志之學多聞之訓也兹佐聖天子領銓選當以人事君之責則所謂旁招俊乂列於庶位者方有賴焉夫以數十年之世系家學至於

今而可徵非其人之賢其孰能之哉説者乃謂譜系之法惟出於所知葢自世遠姓繁誠亦有疑似冐濫之弊若傳之爲氏殆千百之一二宜不至于冐亦無所與疑者使人人而能賢世世而能守則兹譜之傳雖至於數千載亦可也譜之作有大義十餘若他望國系傳記邑居墳墓大抵依歐蘇例爲之其有異者則於名字之上别繫元亨利貞等字爲行次叙小善曲藝而疑者雖顯弗書叙女子之嫁而不書其改嫁者葢邦瑞所獨見若

敘姓顯則凡歴代之賢者皆備録之以為或涉於吾所同出其例放於學士蔣君敬之而其説則出於大學士丘文莊公丘與蔣皆希姓庶免於疑與冒者故傳氏因之然非欲以例天下姓氏之繁也其餘若誥勅贈送銘誌諸文亦以近例附之而其父之遺詩文亦附焉

錫山錢氏家譜序

錫山錢氏家譜十卷戸部郎中榮續修而重刻焉者也錢氏自漢富春公讓始居江東為鉅族有六望而常與

湖皆其一唐富春尉孝璟自湖遷杭實吳越武肅王鏐所出武肅嘗作八宗慶裔圖推姓氏所始至於少典圖為八十世而歲代綿遠合否不可知其曾孫朱贈太師中書令惟演修之以武肅為第一世至五世而止葢名同而義異及其再從孫承奉郎進始遷無錫無錫亦常地也國朝永樂間承奉十世孫文林居士恒及其子梅堂居士發又修之則畧其遠世旁裔而於正派為詳其諸孫種德輩又輯誥劵詩文諸作為傳芳等集皆以羽

翼是譜者然亦未備也弘治辛酉榮伯父梅林居士洪重加編輯而榮以其父奉直公溥之命實預為之合統系圖本系以文學總而為家譜而名始得正圖則自文僖從子殿直統而上八十有五世皆存之以示所尊自承奉遷錫者為第一世下及其諸孫為世十有七則詳其名字官爵居址婚娶生卒以示其所親而義始明議禮之家曰是善為譜禮不云乎尊祖故敬宗敬宗故睦族慨自宗法廢而譜牒之學興士大夫家未必有有之

未必善今其所謂尊者尊祖敬宗之義也所謂親者睦族之義也榮嘗謂武肅文禧之被寵垂休者以其忠孝不以其尊顯此吾父之訓也苟不慕其尊且顯而惟忠與孝是篤則於正宗不容以不親夫以遷錫為始祖而猶圖其所謂八十五世者此吾高祖之義也推高祖之義及於始祖以為有所據而不敢廢則於遠祖不容以不尊合是二義以為一家之書前畧而後詳此專而彼汎非徒有所據而亦不能無擇此譜之所以善也且古

者族世皆繫於官其顯者多載之世本外史旁推而互見錢自得姓受氏之後無論世數其顯者武肅譜之矣武肅之後生猶有籍思懿王俶納土於宋奏名於有司者三千人為文武職官者殆及其半然其勲業行蹟在國史者文僖之外無聞焉今其子孫散滿吳越所謂六望又不知分而為幾錫之族最繁且盛而數十年未有顯者雖實亦無以自見榮始舉進士為京朝官敦孝行義為宗族重而文藝又足以發之如是譜者觀其所自

叙可知已然則譜之作亦非待其人而然歟使為錫之後者世世相續皆能尊祖睦族篤忠孝為顯揚地則承奉之澤可以至於無窮望他郡者能各詳其所親而不失其所尊雖武肅所推而上者其澤亦固在也不然則譜雖善亦不足恃而況不能為譜者哉

月橋詩序

攸邑之東北四十里有山焉奇聳峻拔每月出則先見其巔登高而眺一白萬頃景象澄徹得月之高故名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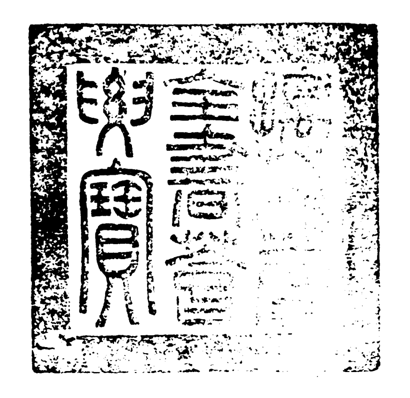
明月山山之麓有橋橫亘谿澗其長可數丈憑虛而步左右顧盻水光滉漾與月下上四無津涯得月之廣登兹山者必於橋故亦名明月橋載在郡志易君孟景世居之後徙居縣南之流塘懐念故業時往來嘯傲其間因號為月橋居士其子舒誥舉進士為翰林檢討獲封君如其官於是學士大夫同在史局者詢其家世居處知君性行好尚之賢相與賦月橋之詩以美之舒誥乃彙而成軸請予序予惟天下之名山巨浸竒蹤勝蹟或以人

顯或以物著大抵出於通衢大郡者易而發於遐陬僻壤者難如岱嶽之峰以日觀名金山之亭以留雲名衡山之峰以回鴈名以至蜀江之濯錦匡廬之瀑布皆以物著他如王右軍之蘭亭杜子美之浣花裴晉公之午橋李賛皇之平泉蘇子瞻喜雨之亭趙子昂松雪之齋皆以人顯而其弗顯者固不可以悉計也人之情惟其居處之樂如所謂生於斯長於斯聚族屬於斯者其常也若處而仕仕而歸有其水其丘童子時所釣遊之處出於

外境亦有見似人而喜者其所處不同其為情一也易君居家孝友在鄉黨稱信義通經史喜吟咏藏修登眺之餘撫事觸物固有發乎情而感乎人人者而其子又足以揚之然則茲山之與茲橋也亦豈必通都大邑飽經而素識者而後為顯哉且古之人葢有以月之恒山之壽為頌禱之辭者君之壽七十有四其日為初度之辰當秋氣寥泬天宇清肅之時歌是詩以為壽觴之侑君之情其長樂乎茲地與茲景也若濟川之功平政之

惠則舒誥之文雅篤學又以志操持之亦將有取於兹橋之用也乎其母孺人劉氏與君生同年誕同月且同被錫命故諸詩并及之予同郡人也嘗歸茶陵渡攸江時未與君識不及觀所謂月橋者念舒誥之請故為之

懷麓堂集卷六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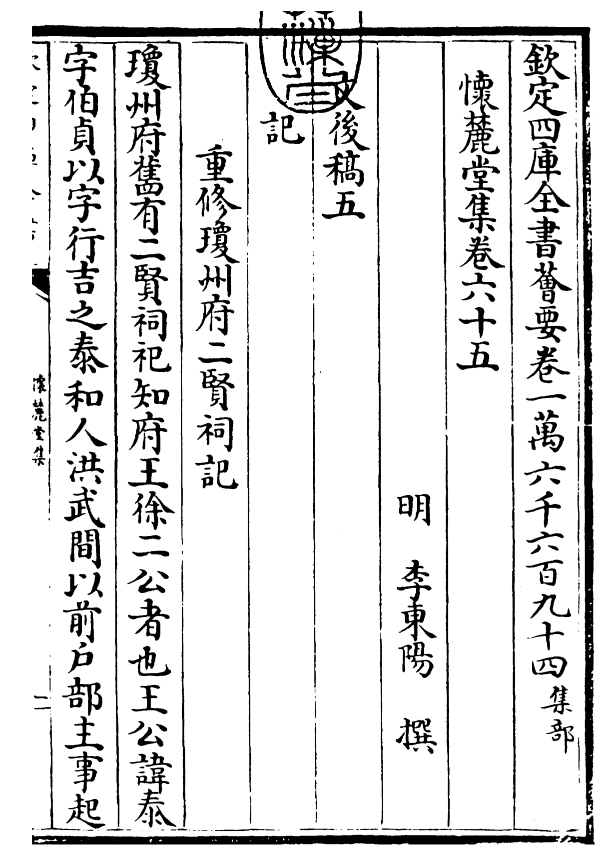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如澍
謄録監生臣張耀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懷麓堂集卷六十五 六十六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鄒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六百九十四 集部

懐麓堂集卷六十五

明 李東陽 撰

文後稿五

記

重修瓊州府二賢祠記

瓊州府舊有二賢祠祀知府王徐二公者也王公諱泰字伯貞以字行吉之泰和人洪武間以前户部主事起

知瓊爲政寛簡崖州黎殺人報讐府衛以反聞欲兵之公保其無他捕讐殺者數人遂定瓊田三穫軍賦不時受俟民乏急則斂而倍入之公始令每穫必輸皆告便流民來歸者萬三千餘人弘治十五年以内艱去民號泣攀送十餘里不絶徐公諱鑑字子明常之宜興人宣德間自户部郎中奉勅知瓊廉正寡慾瓊多異産中使踵接公限有司弗予及行所部輒遣騎從之俾不得肆武官利黎産多啟釁以邀賄公鎮以無事皆按堵不爲

變民漸黎俗病不服藥惟殺牛祭鬼至鬻子女為禳禱費公婉而導之民寖化皆感悅立生祠祀公比其卒巷哭家祭柩還送者塡海濵目送其舟至不見乃去葢其治秪四年視王公不及三之一而治狀相若人以為難瓊民思二公不置祔祭于蘇文忠公祠事有不平者則往訴之若官府然成化初知府蔣淇建祠于府治西醫學故基標為今名久乃就圮弘治初知府張英改建于御史行臺之右則今祠也議以春秋舉祀事復其民二

人俾世守焉會左叅議任君穀上京師請為記夫祭有二義親與神之謂也賦形受氣一體而分幽明之相通聚散之相感君焄蒿悽愴若或見之則存乎親上下四旁昭布森列善則福不善則禍比之賞罰影隨而響荅則存乎神斯二者有所感各有所應精神魂氣之間潛孚默契有不容已者孔子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為是故也若守令之祭於民者實兼二義而有之恩則父母靈則明神故桐鄉之於朱邑親之也羅池之於柳子厚神之

也晝地而守分民而治去留生死之相代者其常也德存而愛俱功立而名傳其去也有思其逺也有追膠固纒結雖欲已之有不可得者是豈聲音笑貌儀文器數可飾具而彊致哉顧今之守令不惟不獲乎下而反病之故為之民者面背殊情死生異觀勉之恒常或忽之倉卒者比比而是況累紀閱世少者壯壯者老而其子孫苗裔若躬沐膏澤親炙風範愈久而不能忘者其難易何如也乃或以遐方僻地諉於無所用治茍焉以為

政又從而徇之以幸其泯而弗彰然其實終有不可揜者聞二公之風亦可以少省矣厥後王公之子文端公名直為翰林學士官至少傅徐公之孫今少傅公名溥與文端同官學行勲績後先相望蔚為名臣皆以一品官階贈及祖考朝有誥家有廟詩書簪組綿延而未艾所謂盛徳必百世祀者豈獨于其民徵之哉東陽以學士典詞命逺繼文端比預機務從少傅公後獲考國史及覩其家乘為詳併書以為記實弘治八年九月也

天津衛城修造記

天津及左右三衛其地曰直沽沽云者小水入海之名也蓋禹貢冀州之域在天文為箕尾之分勝國以前實海濵荒地潞衛二河南北相接以入于海胥此焉會我朝太宗文皇帝兵下滄州始立茲衛築城浚池立為令名則象車駕所渡處也衛既武置無州縣承平之餘故習未改則肆為彊戾訟獄繁起越愬京師者殆無虛日往來舟檝夫役之費不統于一下上病之朝廷乃用議

者特置山東按察副使一人專督兵備而凡城池兵馬詞訟盜賊之事皆隷之于時西蜀劉君實膺是選承勅以行君至則以為城池最重宜亟為之處顧之帑積勢不可猝辦累歲而計每事而處徐而圖之增城為高甓而扃之隅方而凖平又構樓于門曰鎮東曰定南曰安西曰拱北皆踰尋累丈平看俯瞰迥出塵垢而北樓尤絶特相倍往來命使及大夫士之有事于是者登眺之際神竦心暢瞻宫闕之尊崇覽畿甸之高腴周諏隱幽

則囂閧不生詗察吏治則糺紛不作於斯城也可以觀政矣夫城之為制實取諸設險守國之義其來尚矣是必預制于平居無事之日乃可以保治于無窮顧凡有民社兵馬之寄者不加之意日頽月塞無復有經久制遠之具固識者所深慮也矧畿輔之近喉襟之要擁重兵置羣士而無以控制統馭之其可哉且鈞是地也鈞是政也匪得人以理之則治效不著然則天津之治亦固可誣也哉予又聞劉君積財穀籍丁戶第差役其所

為役如治廟學備祭器闢射圃立教埸及諸祠宇工局類皆就緒而城池尤重是其始末不可以不紀也天下之事成于前必繼于後乃可以久存而不壞今廢之久而修之難如此則繼是以往惡可以不之慎哉予嘗以使命夜道天津見土石頹圮兵士傳遞者越堞而行若履平地心甚訝之感兹役之獲成也故因諸衛戎官之請為之記

安平鎮減水石壩記

弘治初河徙汴北分為二支其一東下張秋鎮入漕河與汶水合而北行六年霖雨大溢決其東岸截流徑趨奪汶以入于海而漕河中竭南北道阻上既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劉大夏治厥事復命內官監太監臣李興平江伯臣陳銳總督山東兵民夫往共治之僉議脅協疏塞並舉乃於上流西岸疏為月河三里許塞決口九十餘丈而漕始復通又上則疏賈魯河孫家渡塞荆隆口黃陵岡築兩長堤䟽水南下由徐淮故道又議以

為兩堤綿亘甚遠河或失守必復至張秋為漕河憂乃相地于舊决之南一里用近世減水壩之制植木為杙中實甎石上為衡木著以厚板又上墁以巨石屈鐵以鍵之液秫以埴之壩成廣袤皆十五丈又其上甃石為竇五梁而涂之梁可引纜竇可通水俾水溢則稍殺衡盩水涸則漕河獲存庶幾役不重費而功可保工既告畢上更命鎮名為安平遷大夏為左副都御史又命工部伐石勅內閣臣為文各紀功蹟臣東陽當記茲壩之

成臣竊考之治水之法疏與塞而已矣塞之説不見于經中古以降堤堰議起往往亦以為利利與害相值必較多寡以為重輕若毆役土石當水之怒費多而利寡此古人所深戒惟水勢未迫後患尚未形則思豫制以為之備則障之利亦不可誣况兹壩者勢若為障而實疏之顧其疏不至漏障不至激去水之害以成其利暫勞而永逸費雖不能無而用則博矣揆之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兩者不亦兼而有之乎易象財成

書陳修和君出其令臣宣其力雖小大勞逸不同同是道也今聖天子勤民思理重饋餉憫流墊宵衣而南顧者累歲非二三臣之賢其孰克副之當洪之未塞也水勢衝激深莫可測每一舟至百夫弗能勝則人船俱没捲掃築堰垂成輒敗千金之費累日之功卒然失之若未始有者羣議喧鬨皆若棄而弗終改而他圖葢方禦患不暇而何豫備之有及臣職就工而地靈順軌不逆性以制物不後天以違時而又從容優裕以圖可久之

利銷未然之患誠事會之不可失者也然則鑒往轍之覆而思成功之囏修廢補罅以期不墜庸詎非有司者之責哉嗚呼天下之事莫患乎可以為而不為彼宦成之怠交承之諉遺智餘力而莫為盡未有不貽後日之悔者獨水也哉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斯言也亦可以喻大矣唐韋丹築扞江堤賓以疏漲詺刻碑紀功著在國史臣不文謹書此為明命復

重建首陽書院記

山西之蒲州舊有首陽書院葢宋元祐間郡人王昉所建因山而名有張尚文者實為山長歴元制廢入國朝至宣德間知州事者改為倉場名跡益泯弘治初元山陽許侯鵬來知是州既修廟學飭師生示郡治所尚乃建里社學以教蒙士詢諸士夫得所謂書院者圖興復之徧閲祠廟撤其非所當祀即其居而重建焉中為堂曰崇德以施講授後為堂曰養正以藏古今圖籍旁為左右廡以為肄習之所又後為祠堂三區中以祀夷齊

二賢左祀名宦右祀鄉賢而總名則因其舊越二年告成於是簡州之少俊得二百人禮聘國子生王紳為之師越四五年漸有成業士之進于州學者視昔有加而侯亦將滿九載矣國子生某某輩謂茲舉不可以無紀北至京師介而請予意懇甚予弗能拒也夫書院之制肇于宋初州縣學之未建也天下之士往往出於其間及學制大行而所謂書院亦未嘗罷前規後隨其效若有盛於州縣者今文教熈洽學校徧天下固無俟乎此

顧人才日盛而籍額有定員則養蒙蓄銳以待天下之用者雖多不厭校諸前代所置小大若殊而作人之意則一而已且凡師所以教士所以學皆以為忠與孝也然必有凖則之地而後可以為教必有趨向之塗而後可以為學聖人者百世之師也孟子稱伯夷之風可以廉貪立懦韓子謂微伯夷者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故雖其羈遊餓死之鄉流風餘韻在人耳目有不容泯天下之有君親者固於是有警焉而况薫染漸漬出乎

其地者哉茲使童生穉子誦簡冊習姓名少而學壯而行之者迹不必同而風節可以無愧則教與學皆不為虛文也若賢父兄之儀範名守令之惠澤老成雖去而典刑尚存者亦獨非登高行遠之一助也哉然則院之有祠其義有所在而禮亦不為無所起也學于是者其亦知所以自勵矣

衡山縣重建文定書院記

衡嶽之陰宋胡文定公之書院在焉歷勝國以來頹圮

殆盡而遺址尚存弘治丁巳監察御史鄭君惟桓按視其地圖所以興復之者會財于官役力于民合計定制中為堂祀公配以少子宏所謂五峰先生者而房廡庖庫之類皆備又掘地得舊祭器若干葺而完之歲春秋修祀事又將聚其鄉之學者居之鄧君請予記按文定公本崇安人哲宗時舉進士為太常博士提舉湖南學事高宗時拜中書舍人以疾求去留兼侍讀專講春秋後以寶文閣學士致仕益公初患居當兵衝徙于荆再

徙于衡優游十五年以卒五峰以廕補官家居不調晚辭名命創樓著書者二十餘年視公尤久此書院之所由建也公之學以尊王賤伯為本安闕圉夷為用當金彊宋屈之時朝野靡然附和議者為識時論雪恥者為生事而公引經議政正色直言所以警君心而裨治道者至矣身既不用其所為傳卓然成一家言至我國朝遂列諸學宮用諸場屋為不刊之典使公用于一時亦孰若傳於後之為遠哉若五峰雖未見于用而出處明

决未嘗枉已以干禄深得乎家學之正矣古者鄉先生沒必祭於社而聖賢道在萬世則天下祀之益視其功德小大以為久近有不可得而誣者公今從祀孔子廟庭天子之所親視儒臣之所分祼天下學者之所尊祀也况其所居之地非游宦流寓之可比不特舉而祀之其可哉且及門之士私淑之人如孔氏之有顔孟皆在配享從食之列况公作述之善有若五峰者出而成之徵諸南軒之授受考亭之論議又若是著也而可以無

配乎哉書院之作乃古庠序之遺制宋之初學校未立故盛行于時今雖建學置師徧于天下無俟乎其他而前賢往蹟風教之所關亦不容廢如茲院者是也夫祭者學之所有事也而其所為學豈獨籩豆儀文度數之間哉衡之學者讀公之書學公之學固將覩羮墻於廟貌思景行於高山雖欲自畫於道而亦有不容已者矣湖南之地春陵則有濂溪嶽麓則有南軒茲院相距不數百里遺風流澤相望而不絶東陽世家長沙益

嘗登嶽麓弔其所謂書院者聞文定之風而有感焉因為記之以成賢有司之志云

重建嶽麓書院記

東陽昔省墓長沙嘗渡湘江登嶽麓訪宋人所謂書院者得斷碑遺址于榛莽間慨晦翁南軒兩先生之餘風遺澤未有以復也顧有寺存焉耳越二十餘年通判陳君捐俸治材為中門為左右廡甃石數級上為講堂又上為崇道祠以祀兩先生復名之曰嶽麓書院構亭其

巔名之曰極高明又買田若干畝以成陳志𠃔王君來知府事帥僚屬師生行舍菜禮諸所未及如開道路備器用廣旁舍儲置經史延師領教皆次第舉行而同知某佐其事葢兹院自宋初郡守朱洞始建真宗時李允則請藏書國子監簿周式教授其間乃請賜額遂與應天白鹿石鼓並稱為四大書院及南渡燬于兵安撫劉公珙復建孝宗時兩先生實會講焉光宗時晦翁為安撫更建于兹地學者多至千人田至五十頃廟舍至百餘

間今殿故在遺址廢田為僧卒勢家所據歷三百餘年而兹院始復其舊於是王君遣使屬記于予亦陳昔所嘗請者也惟古者學校徧天下其教與學者皆聖賢之道故能以一德同俗及世衰政弛道晦不明上擇官以教下擇師以學窮什一之力而後得世之少治而多亂奚惑哉今學有恒制師有定員第玩常愒久不能無望乎什一之外如書院者故士或起于鄉塾則於此為培養之地或籍于郡學則藉游息以廣見聞使斯道之在

天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隨厥窮達皆可為成己成物之用乃可以言學不然雖學於此猶學於彼無益也且南軒得衡山胡氏言仁之旨觀所為書院記亦惓惓以是為辭晦翁之學固有大於彼然亦資而有之後之學者曾不逮其萬一而不百倍其功惡可哉由南軒以企晦翁又等而上之以希所謂古之人者庶幾為茲院重以為山川之光若其程格條緒則存乎教與學吾於吾大夫士望之矣

梧州府重建廟學記

廣西梧州府倚郭曰蒼梧縣舊各有學成化初僉都御史韓公開置帥閫特新府制遷舊學于府東門外建大成殿于中以府縣二學左右附之規度甚偉而未甚備且門地卑濕為雨潦所困諸公繼帥屢欲修之未暇也比左都御史鄧公總督于兹謂總鎮王公總兵毛公曰學校風化之原也不可以武事廢不可以遐服弛盍相與圖之皆曰如議公乃簡于𡵨屬暨凡百執事以其意

示之皆曰如令於是鳩工度地會具財物卜日興事葺土為堤周百二十丈高六尺廣三倍之又鑿石以甃其外又建石為靈星門三造甓為垣為丈百堂有分齋殿有翼廡祭有庖庫居有房室皆因其故而新之學舊無樂則募工于南昌倣國學為之又募工于潮範銅為祭器各若干而學之制始備教授某某輩遣价具書京師請紀成績以示來世惟古者文武一道然禹定綏服則分文教武衛而為之制葢所謂綏服者當夷夏之交文

以治内武以治外雖其勢不可以偏廢而輕重之序有不容紊者周以六師統于司馬而受成獻馘皆與學行之則文之該乎武可見爲政者宜亦知所重矣今之司民社者往往以期會書簿爲急置教化于不足爲其或有疆場之寄斥堠之警震撼衝擊應接之不暇則其治外非獨不容於不略殆亦有廢而不舉者矣梧之爲郡當二廣之衝營陳所集戈馬所聚宜無急乎鉛槧卷册之間然帷幄之籌兵食之計以至于望助保障之心親

上死長之節凡所謂武胄之英土著之舊者皆其所有事也况其大者或與于科目之選出而為臺諫侍從公卿輔相之臣所以輔德立功參天地贊化育者繇此焉出然則其斅學之方懲勸之法振起磨礪之風不於此始焉亦奚以施哉夫秉彞之性人人所同初不以遠邇疎戚而間惟狃於氣習然後失之學之制所以明道善俗化天下於皇極之歸義益如此或者蔑視其地鄙夷其人不屑乎所謂教而姑諉曰緩文而急武詳內而略

外則天下之不歸于極不用于世也亦豈特為士者之責哉鄧公名廷瓚岳之巴陵人起名進士稱賢守令明達政體以興學作人為己任折衝禦侮之務於此益有餘力焉固其為士者之幸而亦斯地之遭也嗣是以往安知嶺海之儌無勃然而興以副公之意者哉願為師弟子者共勉之姑記其歲月以俟

岍山書院崇經閣記

崇經閣者岍山書院藏書之閣也院在陝之隴州隴人

靜樂閣先生為教官素喜積書及致事居城西五里許建靜樂堂藏其書以教學者先生既謝世其子光甫為吏部考功郎中時欲成父志置所未備書復萬餘卷季子參甫為監察御史亦積書以益之於是經書子史皆備光甫以河南參政致事歸乃即堂之故址為書院中為敦本堂東西為養正復初二齋堂之後斯閣建焉中設孔子及四配像旁兩壁各置架以庋書而總名曰崇經者亦張伯玉尊經意也閣之下設七賢像左右為肆

誦之房後為燕室設鄉賢主于中翼以庖庾周為髙垣
垣之外為田百餘畝歲收其入以共祀事凡州郡之俊
秀未籍于庠校者皆聚學其間延師而教之學者日衆
參政君乃以書屬其子御史份請記于予予惟聖人之
道達于天下固人之所能知能行而乃有不及知與不
能行者聖人則著其道于經以明示天下益有不得已
焉天下之人不能皆窮經以明道君人者建學以居之
置師以教之若學校所未育儒師所未及教窮鄉僻壤

之間遺經舊史亦有不得而闕者賢士大夫又從而賛相之雖非法制之所必為而亦莫之或禁如兹院兹閣者是已且學之設固存乎師然猶有守令以領其事有憲臣以督其令乃能成才而致用則夫鄉黨之學非有所謂賢士大夫者足以繫衆望而收全功亦奚以建為哉先生往而後皆以易書春秋顯羣子姓學易者尤衆葢其家學得於經者如此隴之士視此而興焉其大者以文學行業效用于天下而其小者亦不失為親上死

長之民庶無負于茲閣之建也是為之記

重建正學書院記

正學書院為道學而作也院在陜之西安蓋宋橫渠張子倡道之地門人吕大鈞輩皆得其傳元魯齋許公來主學事亦多造就後省臣建議為書院合祀橫渠魯齋及其鄉賢楊元甫而聚徒講學其間朝廷賜以經籍給之學田張忠文公養浩實記其事入國朝百餘年遺址為兵民所據而坊名尚存弘治丙辰楊君一清始倡之

時廵撫都御史張公敷華廵按御史李君瀚以為業久不可奪乃屬參政汪君奎副使馬君龍督府衛别度吉壤得諸城之正中為秦府隙地秦簡王聞而捐之知府嚴君永濬議重建焉丁巳汪君進繼為布政仰君昇為按察使請于廵撫許公進廵按張君黼往逹觀之貿地為南門後熊公翀為廵撫馬君碁為廵按益嚴督勸再易地以益之而其域始廣畫為三區其中為祠左為提學分司而書院實居其右祠有堂有庖有庫司有前後

堂有左右廡書院之制皆與司稱又左右環為肄業之室堂之後為會饌之所共為門一重以通出入墍而垣之四周而其制始備是雖僉議積力而張君之克斷嚴君之幹固厥功為多其祠之所祀楊君則以為明道程子嘗為鄠縣簿横渠之學實得之二程於是主程及張以及于許吕楊以下各以類配是雖復魯齋之舊而實崇祀先賢表章正道以風厲學者非獨為許設也故易其名曰正學書院楊君既被徵為太常少卿以其事告

諸東陽請為記夫所謂正學者聖賢之學也其理仁義禮智信其倫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其用則視聽言動思其文則易書詩春秋其治則禮樂刑政百凡之務蘊之於心發之於言見之於事而施之乎民者皆是也孔子没楊墨氏各自為學孟子始正人心息邪說其教盛行遭秦之禍幾乎熄矣漢之學以陰陽唐之學以詞賦其間若董韓二子號為知道而未純至宋周程張朱四子者後先繼出而正學始大明于天下故凡志乎聖

人者必以四子為的元入主中國魯齋以聖賢之道自任而淑諸人其所謂學亦是學也嗚呼文武之道在人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苟得其正則所入皆足以進道所就皆足以成功不得其正者弗與也且學古人者誦其詩讀其書即所居處隨所寄寓皆足以為瞻依據守之地故國監郡縣學通祀孔子以諸賢配之而大儒名宦則各祀于其土以其道存焉耳楊君受命分省任興教作人之寄其督學州郡有成效矣茲又聚徒置

院為養蒙儲俊之計為之標的繩準以示之使趨向有塗躋攀有等以求至於聖賢之域其教之不厭乎詳如此為之學者尚一志百力朋從而澤麗居必于此而他業不遷學必於此而旁岐不惑則為黌校之良才科場之傑士廟廊藩郡之名臣循吏可計日以俟而古之所謂正學者將暴白於天下無疑矣茍視為美觀文具而莫知所以學則州縣之餘亦安用此為哉東陽既嘉楊君之功慶茲學之行於茲地也故為之記

重建解州鹽池神祠記

曩歲山西按察副使陳君抵予書曰弘治甲寅軍儲闕賦有司弗能給廵撫都御史張公念惟解池鹽利可取奏之朝許給三十萬引金時分廵河東實受檄焉時歲饑民病先發粟賑之始俾就役會大雨水溢公繼至憂甚劇乃共禱于神冀日近池州縣皆雨而池獨無越十日鹽乃大給課不勞而數足足之日雨復大至公歸惠于神因慨其祠宇傾圮復以屬金乃籍其民之居貨取

重利者各出貲為木石費命以官夫佐之始于冬之十月至明年乙卯之四月而成亦若有神相之者請記其事予惟古之祭法於地之能出財用者則祀之如山林川澤之類是也今天下之地利鹽為大煑海之力薪之伐牢盆之制亦勞甚矣而歲課每不給惟解池所出朝取夕獲尤為自然之利此周官所謂鹽盬韓獻子所謂國之寶者顧其為產必視暘雨燥濕以為豐約雖大鈞之運歸于無朕而土地所在亦必有神焉主之神液

陰漉孕靈富媪柳宗元亦嘗言之矣然所謂神者不必有形與聲而昭示響答或不可泯則亦存乎人焉耳矣故曰有其誠則有其神誠于為國為民者神必有以應之葢神者民之所賴國之所祀而責望之者也所謂有其舉之莫之敢廢者其玆祠之類也乎且予所謂存乎人者亦非特以事神故也葢必量其貴賤節其賦入如昔之監司者則公私兼利不求神而自足若所謂豪家之占奪近地之障恡則神雖有知亦安得而與其力哉

此寶應靈慶之封亦議禮者之所異也予獨嘉張陳之誠于國與民且徵神之靈也故為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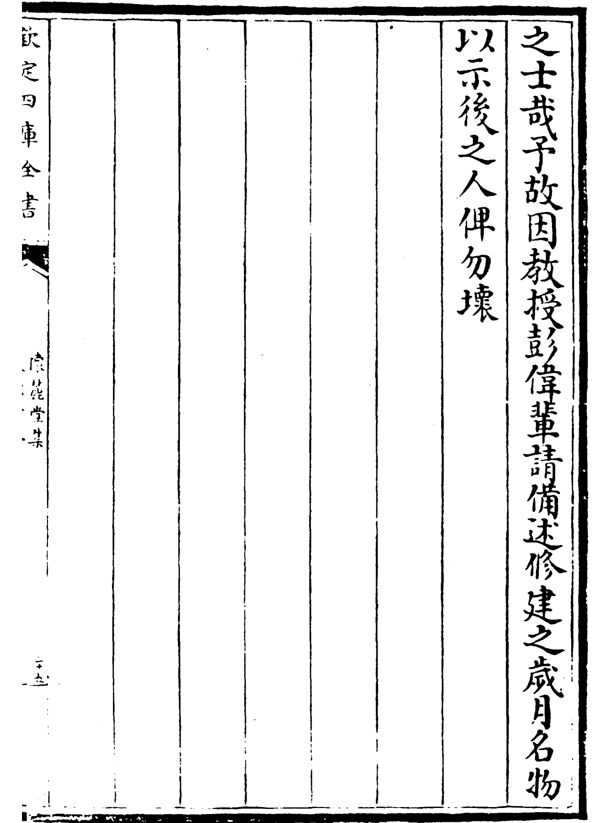
重建成都府學記

成都府學之重建也實肇于弘治壬子倡其議者布政使鄭君齡提學王君敕柄其事者巡撫梁公璟巡按陳君瑶分董其役者某某而成於今都御史鍾公蕃給其費者為官帑之羸赴其役者為農隙之夫木以章計者九千瓦以片計者五十餘萬青臒黝堊以斤計者二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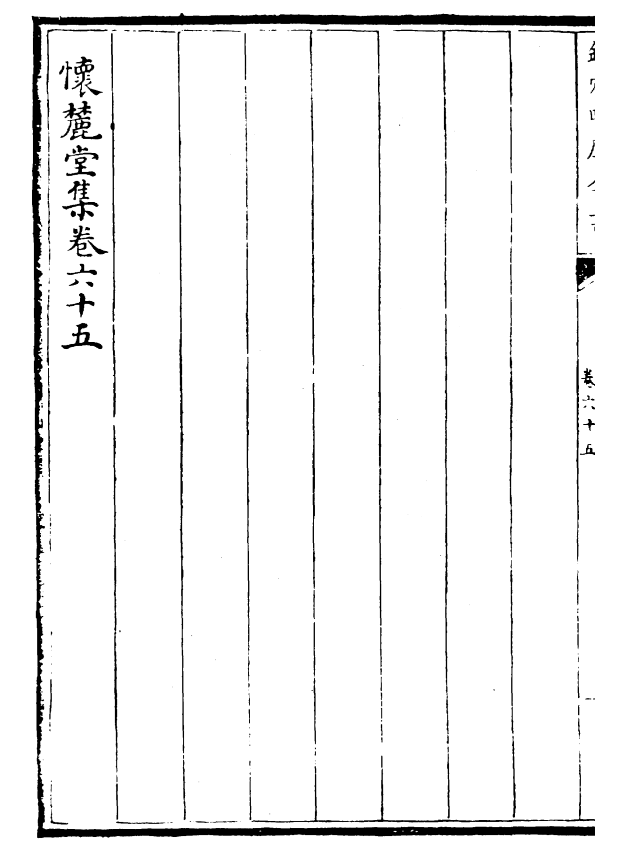
石以塊計者二萬餘甎十有一萬油麻膠漆以石計者百二千銅鐵椶竹布草之類不可殫紀爲殿之基其崇丈殿爲間七崇六丈有奇深廣稱之增左右廡爲五十八殿左右爲齋室各一戟門門五間崇三丈靈星門三爲泮池橋略與門稱又前建大成坊東西爲麟洲鳳藪二坊遷題名記二亭于大門之內以至明倫之堂分教之齋會饌之所名賢之祠倉庚之室皆新之又前爲泮池坊市民地二百餘丈增肆業之房爲重樓八十間又

制為禮樂服器共三百餘事葢自畿輔近郡之學鮮有若是比者而遐方僻地弗論也夫自漢文翁守成都至
國朝千餘年而其故址為蜀王府遷今學于西南一里許又百有餘年而復建焉其間凡閱歷若干代造就若干人雖道德勲業與時髙下而作育之效磋切之益皆不可誣然則古人建學立教之意其有功於天地萬物亦厚矣夫所謂教固在於明倫復性樹功立業大者律之以身小者諭之以言條格品式已為末節有不繫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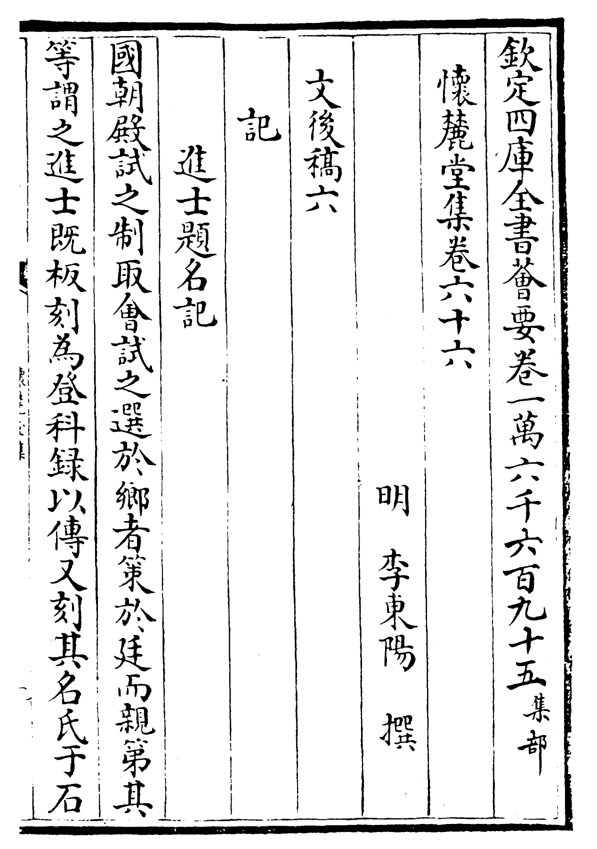
居室之間者顧麗澤以為占居肆以為喻古亦有之不此之先而徒務乎其大則雖正其模範善其榘矱亦豈可立談而道語之哉且今之為政者必有堂宇以為發號出令之地觀政者尚比之田野之闢道塗之治而況學之為道有專志而倍力者哉諸御史之激揚方伯之旬宣郡守之撫字宜不止乎簿書期會之粗於茲學乎見之矣使司敎者及時以明道因地以育才不啻為美觀故事而止則所謂復性樹功者安知不大驗於來學



之士哉予故因教授彭偉輩請備述修建之歲月名物以示後之人俾勿壞



懷麓堂集卷六十五



懷麓堂集卷六十六

明 李東陽 撰

文後稿六

記

進士題名記

國朝殿試之制取會試之選於鄉者策於廷而親第其等謂之進士既板刻為登科録以傳又刻其名氏于石

寘之國學以示後世是制也在宋之時始不賜黜遡而唐已有之又遡而晉魏若李秀之科亦或親試又遡而漢則有賢良方正之舉武帝始賜策試之其所詢者大抵皆治天下之道其文至今傳焉然不獨是也上自唐虞黎獻之舉敷言之奏雖無事乎文而非治道則莫之言也顧時殊事異不得不求之文字之間而其為法詳且勞若是亦其勢然爾我朝洪武初置科舉法既而中輟十七年始復為定制凡殿試讀卷則用翰林及諸文

臣之長提調監試受卷彌封諸務皆各有分職及傳臚放榜賜宴賜冠服寶鈔皆各有定期列聖相承莫之或易今天子嗣統之三年庚戌始展讀卷之期為制加密乃九年丙辰之試賜朱希周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臣東陽濫與讀卷又奉敕為記于題名之石臣聞明王勞於求才而逸於任賢故凡天下事各有所任而不侵其職若科舉之事鄉試則付之藩臬以為未信也會試則以名籍付禮部考試付翰林暨于親試則有殿最而

無黜陟益以為是可信矣而必親之不以為勞者固求賢事也夫所謂賢者言足以益乎治則行之行足以稱其言則用之今日所求固他日所為任天下事者也於是禮樂刑罰兵戎錢穀百凡之務皆有所付而享其成然則今日之事誠惡可苟哉賢者之出將以為天下用天下事皆能言之若無不可為者及其既用則各以所得為者為之人各盡其所為則天下之大可不勞而治然循名而責之其實不能以皆副也夫使行違其言職

不稱任或又舉而黜之則名之著於籍者不過為爵祿之梯階有司之文具亦非所謂循而責焉者也君之所為勞者顧若是哉聖天子文德誕敷治化日盛而求賢如不及忠良碩大足以任天下事成天下治者宜於是出焉茲石之傳他日必有指其名而稱之者矣若恩榮次第則求賢之禮固當然者臣不佞謹推本其大者言之

重建諸葛武侯祠堂記

君子之用世必心存乎正則其猷為功業光明俊偉天下信之後世知之茍所存不正則其所為雖偶合幸中而疵纇罅漏掩匿之不暇縱使欺于一人不能逃千萬人之目誑於一時不能免千萬世之口此諸葛武侯之忠所以通天地貫金石歷今古而猶存也昔侯當漢祚傾危之日雖在畎畒扶顛撥亂已預定乎胸中顧獻帝之身方墮于曹賊之手失國寄命無復有可為之勢而帝冑之賢無出昭烈右者故委身而從之當是時尚可

以存漢雖萬乘有不暇顧一劉璋宜無足卹璋固擁兵坐視遣使致敬於賊者也及魏丕篡立昭烈顧命侯益自奮激佐庸主而不隳其志累蹶累進至于斃而後已焉是其心終始存殁無一日而不在漢也可謂正矣若泣廖立死李嚴屈司馬懿而不敢動者豈獨其摧彊制勝之力邪亦平生忠義激發而讋伏之耳彼苟或者以溝瀆之經為成仁取義之舉雖幸免於涑水之論而竟黜於考亭之筆豈非自失其正以貽天下後世之譏哉

或不足道也以張留侯之賢報韓復漢世所並稱然究其心論之亦不免以術濟正未若侯之純乎正也程子謂侯有王佐之心者其以是夫故後之學者當以武侯為正南陽府城西五里卧龍崗為草廬舊址漢史稱侯躬耕南陽又曰寓居襄陽隆中葢秦南陽郡即今鄧州而襄陽實在其界故也元建祠祀侯又置書院設山長聚徒講學給田數百頃國初祠燬宣德間知府某某相繼修葺歲以八月二十一日為侯忌辰而致祭焉成化

間頽圮過半弘治乙卯河南參政顧君福分守兹地乃檄諸屬吏鳩工市材復為堂六楹中肖侯像左右廡楹亦如之其後為亭覆以茅扁曰草廬廬之後又為堂六楹曰卧龍祠之左為堂廡各四楹曰書院始事于戊午夏四月成于秋八月又歸其故田四頃以供祀事先是顧君夜夢侯訪之若世所傳畫像者適草廬結構日也夫忠義之在天下人心所同而君好古勤政嚮慕獨至故形諸寤寐如此然則學于此者亦可以監矣君比以

書來請記東陽亦慕侯深者故樂爲之役云

山西布政司修造記

唐虞建官外有十二牧其命官之辭以民食爲重而用人制夷之道具焉葢兼兵民之寄而畀之也三代相繼雖離合稍殊而責任無改自罷侯置守以來漢唐之州牧刺史建置不常大抵皆以民事兼戎務元立行中書省以應内治其重有加焉國朝於兩畿外置十三布政司分領府州縣以治民事又置都指揮使領衛所以治

兵又置按察司以糾察官吏刑兵民之不法者其勢若專而不威然分方之守會官之議雖兵與刑未始有不獲預者葢布政之重如此世之昧者或但知為財賦之官而不知為民社之主豈設官之意固然哉顧必有方域以為統會有廨舍以為居止有堂宇以為發政出令之地於此闕一焉雖有官為政亦將安所施哉山西布政司建置既久堂廨傾仄垣墉頹圮官前後至代則屣脫以去莫有為置慮者左布政使陳公廉夫始築周垣

三百餘丈高丈餘重構官舍百餘間謂之西公廨復構五十餘間謂之東公廨又為左衙堂室三十餘間又重建後堂為間五堂東隙地為齋浴之室又修理問所為間十餘前為門二重為廂餘二十之數以及門之外承宣通會二綽楔皆撤而新之自弘治甲寅之春至巳未之秋六年而後成凡為木石瓦甓之費若干萬皆得之區畫不煩于官民之藏凡為陶冶斲築髹絲之工若干萬皆責之隸役不取諸閭畝之夫行伍之士及其成而

觀之則規制宏偉顏采煥耀稱藩會之名號宜吏民之瞻仰信西北一巨麗也惟古之官署制作因革皆託之文章以紀成事於是乎有廳壁之記有題名之記有修造之記載諸簡牒往往而然山西為國右藩内拱京輔外捍戎狄所繫甚重其修建之舉歲月姓氏名物之實不紀而傳之則後來者安所據以為承繼修葺之地哉雖然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使無陳公廣直幹固之能節用愛民之惠謀深慮遠之計而任勞舉

重茍馬而為之秖見其煩未見其益也世之君子尚思所以監之哉相公之役者若干人觀者按而考之足矣公名清青之益都人也

孫家渡神祠記

弘治壬子都御史劉公大夏既受治河之命實薦河南按察僉事張君鼐之才分厥任焉公躬相原隰下上數百里以張秋鎮之上流為黄陵岡黄陵岡之上流為孫家渡此而不治水勢且不殺功何由成乃督兵民夫七

千疏之末幾張秋大決奪汶以入海運河遂壞上命大
監李公興平江伯陳公鋭往與共事於是劉公分治所
謂孫家渡者既又以荆隆等六口皆黄陵上流復以萬
夫塞之功既並舉張秋適塞而運道始復其舊朝廷易
鎮名曰安平建二神廟以為之鎮在黄陵者賜名昭應
令有司春秋修祀事三公者既以成告皆録功進禄秩
有差而張君遷副使專理運事踰年孫家渡漸壅弗洩
奔流横潰張君慮其復為黄陵害以及安平曰是吾責

也其不可復玩丙辰春請于廵撫都御史陳公道以五千人疏之畚鍤雲集卷埽山委橛杙鱗次益取治決之餘策遺力而用之六旬而舉自是水勢復通由朱仙鎮以復項城故道張君復建廟于渡之隄上祀其水神會某上京師以陳公意告予請為記夫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氣之自二為五生克制化相尋於無窮水之為物最微而極盛得其性則利及萬類失其性則害亦隨之所以翕張變化者神為之也至於巨川大澤淵源之所

匯靈秀之所聚則其神最靈其有能利害禍福人者焯乎不可誣也然見於此復見於彼隨所寓而無不在如蘇子所謂掘地得泉者固於水有取焉顧其經畫區處之方疏滌障塞之力財成輔相之事則神必有待乎人而祝願之誠報饗之禮人亦不能已於神也河之神既列于四瀆分壇而饗專壇而報為天子所有事又有因事特置如所謂昭應之祠者茲渡之祠又泒别而支分之亦獨非禮之以義起者哉若其象設之容名號之稱

吾則不得而詳也且天下之事功必前後相繼乃能長存而不壞二都憲之志宜乎其同矣使繼張君者玩時怠力不亟修之而徒恃乎神豈務民之義之智哉予喜張君之義為務民之舉也是用記其事始以告于後之人且系以詩曰河水最大粤有要害或潰于夷或阻于隘潰則漲之阻則淤之雖人之勞神則將之有岡在原有渡其上載疏載堙復决其障厥性既安岐為兩流曷鎮其衝中有崇丘厥功告成乃秩神祀為此祠者維有

司事宫墻麗空象設在中秋菊春蘭暮鼓晨鐘神之至喜籤浪掀風神之歸與水與天通願河之平神亦寧止中臺有丞外臺有貳功昭無窮祀亦終始其或怠事有如此水

重修宿松縣廟學記

學舊在縣治東南百武許僻隘圮剥為流潦所壊弘治乙卯冬朱公廵撫南畿顧而歎曰是不可以不治乃檄縣重建發公帑銀五百餘兩工未半朱子告歸彭君禮

繼之曰是不可以不卒則督府以下亟修厥事念其用
猶弗給募富民以私財助之鏹而至者道相屬總之得
若干緡會連至月校而事程之而知府張君晃又躬定
條約以授于溥徙廟就高中為大成殿重簷廣霤廡陛
縣絶旁為左右廡廡盡則環屬于謁聖二門而中為戟
門前峙又左右峙為祗肅二門及集禧之室又環而屬
之靈星門而止皆棟宇森聳象設巍煥於是廟制有加
于舊廟之西為明倫堂高遜殿數尺而敞不減旁為進

德修業二齋少殺其三之二而坐立進退之間綽然而
有餘東為奎星樓以庋經籍其高略與殿等下為師生
廩餼之地又旁為號舍若干以居講習而學之制亦有
加焉敎諭其訓導某某相與議曰是而不記不可也乃
寓書屬介以請于予予惟君子之學必以時而其成則
有其序自秉彝之性梏於形氣之私舊染汙俗不容以
不亟去此易所謂欲及時者也所謂不遠復者也及其
崇德廣業則非一蹴所能至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

真積實踐而使之不移優游涵泳以俟其自化益久而後成焉孔孟所謂譬如為山不成章不達者也學而至于成則由體達用推己而及之人惟所之而無不當矣故為學而失其時則病於慁進而不以其序則病於躐二者有一焉其學之成者吾弗信也盍觀于茲役乎敝于數十年而修之一旦可謂得其時更于數人積數千萬工而後畢其序固若是也觀于是而為學之道得矣苟居于斯萃于斯若傳舍塗路或慁或躐而不知致力

之地則欲成其身且弗能何以推而達之用哉夫學之設有司所以教乎人者也修之若是其亟成之若是其難而士之學不成或成而弗濟于用亦何所益而為之也宿松之士其亦知所勉哉其亦副諸大夫作人興教之意哉因書以為勸

重修季子廟記

常州府季子廟在府治東一里刑部尚書白公昂嘗讀書其間慨其敝陋謂居守道徒曰吾他日必修之公舉

天順丁丑進士歷官兩京不暇葺治每詢諸子弟及鄉之人聞其益敬恒慨然于懐越四十餘年為弘治戊午始以屬諸廵按御史曰此有司祀典所載第公賦方殷未易旁及乃㑹諸官得羸財若干簡材治籍庀物督工撤其舊構而重新之堂廡庭祀以次繼作屹然為隆焕然為華彖設昭布禮器具列回視昔之頽垣敗宇者異矣按吳封於延陵實今之武進縣縣西七十里暨陽鄉有季子廟後其地屬于江陰孔子所書石刻在焉唐玄

宗時命殷仲容摹刻之代宗時潤州刺史蕭定宋徽宗時知常州朱彦遹傳刻之國朝洪武間始毀其後修之又摹舊刻置于庭側自季子沒二千餘年廟幾興廢幾遷徙而其名號風節固未泯也夫稱季子者謂其執節讓國不以千乘動其心聘魯觀樂而知列國之故聘齊鄭衛晉而知其政見其臣而知其所可與者其明睿通博出于人遠甚故以孔子之聖與其合禮至題辭以表之非其人之賢宜不得比議季子者乃以來聘書名之

義疑其讓國之過為賢者累殆亦有説焉然春秋所書其隱然者也禮之所載與墓題之所識其顯然者也隱然者既未能以盡識顯然者不據而信之奚可哉夫讓德之美也苟知讓之為美德則於處家必無秦越人相視之患於羣居必無觸蠻氏交戰之恥兹廟之祀固庶畣立懦之端其於世教不為無助也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况私淑景仰出乎其地者哉白公壯而用世老能完名慕古力學益其素志而於好德審尚之義亦有合焉

茲廟之修若有待于今日不可以不識也東陽楚人雖
殊地異境亦有感乎斯義因紀成事告諸來者俾時修
之且為楚歌以祀神其辭曰朝弭節兮江東暮搴芳兮
水中遲公子兮不來鬱余懷兮忡忡蘭堂兮桂宮禴祠
兮數重公子兮歸來樂予心兮融融吳之國兮姬之宗
紛伯仲兮讓侯封彼美兮公子纘大伯兮遺風時震撼
兮舂撞闘雄雌兮兢衡從屹砥柱兮不動見東流兮淙
淙眇千乘兮一毫亦何心兮禺鍾生好古兮若渴匪斯

人兮曷從神之居兮俗罷神之錫兮年豐頋千秋兮百世永報祀兮無終窮

重建茶陵州學記

茶陵在宋元為州州有學燬于兵燹洪武間始降州為縣建學于縣西郭外成化間復升縣為州知州俞君藎遷學于州治西偏弘治間李君永珍復還郭外學屢遷而科目士愈疎闊弗繼丙辰之歲董君豫來知州事考諸圖籍知宋元舊學在城西南二里其地曰獅子口與

茶陵衛指揮王侯廷爵往相遺蹟半沒于民家於是白其事于長沙知府王君瑀又白之湖廣布政參議夏公昂按察僉事湯公全又白之巡撫都御史沈公暉巡按御史曾君昂既報許且檄府通判李君其暨董其事則以隙地易諸舊主又募州衛諸義民多效財力籍諸佃作得千數百人乃役之除其舊基果得斷階敗礎于下益其岡脉自雲陽山而來洶湧奔放結爲是區左右山水交拱環抱不見其際信吾州勝地也顧舊學堂殿皆

狹隘移其故材拓而新之規制閎敞輪奐輝麗亦加于昔經始于丁巳十二月迨戊午七月告成自入國朝百有餘年而州始復其名又二十餘年而學始復其地殆亦非偶然者矣予聞而嘆曰人禀天地之性以生其善同也或為氣質所限又移於習俗之偏則不能以不異惟學者能變其氣質愚可使明柔可使强苟明而强則其性無弗復者矣及得位以行政教則能變其習俗齊可以至魯魯可以至道苟至于道則人之性無弗復者

矣若不克變而徒致力于事物土地之間以求之奚益哉吾州文獻地其在前朝登巍科躋膴仕樹功立業者相望也既久而不振豈非學與教之責哉今復而州名復而學地亦振起作厲之機而明彝倫正風化之義固於是乎在士之學於是者必澡志潔慮擇善而力行使德崇業廣足以濟一世利萬物則非獨為一時一鄉之士而稱為天下之英才千古之豪傑可也使徒挾名邦矜勝地而不知所以學非徒無益又適以損之固非賢

有司教士之心亦豈吾士之所以自處者哉予因學正江海章及諸鄉士之請特記成績以告後人且以期復古之效不止乎宋元之盛而已

重建深州廟學記

弘治戊午夏四月深州知州郭君騫重建廟學始修大成殿六楹增築靈臺十有二丈次建左右廡各增為十楹廟之東為省牲所為神庫各四楹前為靈星門亦如之內門則增其楹二又次為明倫堂為後堂又次為左

右三齋楹各四旁爲肄業之房楹四十餘爲東西倉共十二楹又於學之西爲亭于射圃如堂之數自臺廡以下皆出新構不因于舊越明年己未秋八月既望告成相與議曰學廢之久而成之若是難茍無以識之安保其不復廢於是以記請予予爲之言曰道人之所同也惟聖人能盡且以爲教故君子舉而歸之學聖人者賴所爲教以復其性而報本反始之義生焉故建學者必有廟廟與學兼置而後得其所爲學者聖人之道萬世

不廢則所謂廟與學亦將至於無窮焉然後之學者或不知所為學其所致力不過口耳皮膚之間甚者徒為之美觀文具而無所事學故并其所當祀者失之若所為祀亦止乎象設禮器聲容文物之末而不能祀者又弗論也今廟學遍天下而圮壞過半為有司者勤勤汲汲蚤作而夜思非錢穀之出入則獄訟之曲直錢穀獄訟亦豈非道之所有事者乎而其本不専在是也於是知職敎化者不可不於此焉盡也深州畿輔地去京師

不數百里衣冠禮樂得於教者宜先士之漸染聖道非遐陬僻地比賢有司又從而輔翼之指其向方而示其本始兹學之修固立教興化之端也茍徒囿于壤地宫室之中由之而不知習矣而不察或不知之艱而行之艱亦惡貴乎修建為哉羣進曰先生之言非獨可以紀歲月亦足以資斆學矣因復諸儒師俾刻之石以為記

金華府鄉賢祠記

金華府鄉賢祠浙江布政叅議吳君紀所建也府舊多

賢宋宗忠簡梅節愍潘然成三公祀于學宫東萊呂成公祀于麗澤書院元以何王祀于四賢書院皆燬于火國朝成化初按察僉事辛君訪請立正學祠以祀東萊四賢而諸賢皆未及祀吳君稽古問俗慨其遺闕乃取舊所傳敬鄉録賢達傳及諸史籍擇其德業文藝之卓然者分為五類合五十二人相地得廢寺於城南隅構祠堂一區名之曰鄉賢祠經始于弘治丙辰之冬而成于丁巳之秋歲春秋帥寮屬生徒修祀事又志諸賢名

姓爵謚事行述作之暨各著義例以見其所爲祭者其用心亦勤矣古者功宗之秩益取人臣之施法定國禦災捍患者祀于國而鄉先生則祭于社夫所謂鄉先生者不必皆仕于時用于天下而其言與行足以範世厲俗雖謂之法施于民可也韓子謂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故徧祀于天下然則德之及于鄉者比功于社各于其鄉祔而祭之豈禮之所得已者乎社之祭固有民者所同鄉賢之祀亦視其地之有無而已無德而祀者謂

之淫有德而不祀者謂之闕淫與闕皆不可以為禮是一鄉之祀固不容已而亦奚容以苟乎哉今所謂大儒者惟以明道為尚而無取乎詞章訓詁之能所謂名臣必功德及人而不徒取乎爵位之顯所謂忠臣寧以敢諫比死節而事之不繫安危者不與至若録孝子而抑過中録名儒而黜失行其選不可謂不嚴東萊已從祀孔庭固不俟論若諸賢者雖一鄉之評而亦天下之公論也彼生于斯學于斯聞其姓名覩其廟貌知其非苟

祀者仰慕效法之心其能已於俎簋尸祝之間哉故予謂是祠得祭義而志得史法一舉而二善備矣志有前後序而予以參議君之請為記序由志以及祠記則由祠以及志故各舉其重云

三錫堂記

廬州府治有堂曰三錫知府馬汝礪燕居之所也初汝礪以成化甲辰進士歷官刑部員外郎弘治癸丑左遷于廬為通判越三年丙辰遷同知又三年己未始擢知

府閒憶宋陳堯佐三守廬州名其堂曰三至今不離郡治而三沐錫命因倣其意略為異同而茲堂名焉且是歲孟春汝礪之父良佐公以戊戌進士累官南京翰林侍讀學士方被誥命進階奉直大夫其母加封為宜人祖父母皆加贈如其父母其弟龠以季春復舉進士而汝礪之擢則在仲春之月雖以是稱三錫無不合者益汝礪世學易故取諸王三錫命之義云爾夫人臣之錫于君者曰科第曰爵秩曰封贈顧非文學之中選才行

之應格階資之合典式則不得與三者有一焉猶足以
為難若萃于一門集于一時者實奇事嘉會非可以理
執而勢料也汝礪之在廬旌于當事者累數皆以為勤
慎豈弟有良吏風故資累望積愈升而愈進若其父子
相授受昆弟相師友舊恩疊至而新寵益加淵源之深
長模範之真正蓋亦有由然者矣以川蜀之僻遠西克
之簡朴而得之豈不誠難乎哉然則名堂紀實乃之於
陳氏之盛以附鄉邦故事亦惡乎不可也抑覲堯佐之

父省華雖未甚顯而封秩特隆史稱其家教嚴肅不以貴富廢禮法今學士公方以文行嚮用無俟其子之貴而汝礪輩又踵而成之使其策勵增益久而不懈以益致乎爵秩封贈之盛寧不為兹堂之光也哉故不可以已于記

留耕軒記

少詹事兼學士新都楊君介夫嘗言其父留耕先生所居有軒焉乃其所取以自號者也先生蚤從父宦貴州有陟岵之變奉母太孺人間關歸其鄉貧不能具脩贄

以從外傳惟舊藏周易一部手自披誦遂以取鄉舉居
京師弟子數十人及舉進士授行人司正擢湖廣按察
司僉事專督學政其所造就躋華要者甚衆而先生亟
致其事以去其教子亦以易學介夫之舉進士實先先
生諸子廷儀亦繼舉廷平廷宣又連舉于鄉一門科第
之盛莫之或過比廷儀為兵部主事考最當封先生以
品高例得進階給誥命命未給而介夫遷今秩復以兩
宮尊號恩封公且從高者改給如其官則異數也方先

生之就學固未嘗自必于顯庸盛大如今日而太孺人獨心期之以為祖父之澤留以遺後人者固在而先生式克成之又將以遺其子若孫此軒之所以名也凡祖父之於子孫必有所遺德則欲其修業則望其成自陰啓豫養之餘以至于庭趨面命之際皆是也是雖不可以隃度遐卜而實其身自為之譬之田焉秋之所穫即其春之所耕者也經有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史不云十歲種之以樹百歲來之以德近世賦詠有

方寸留耕之説其亦本諸此乎楊氏之先積義累仁而
弗究于用於先生焉發之碩學懿行力自植立内以教
其子而外以淑其諸生雖晚達早退而榮封顯錫駢臻
疊至可謂播而穫矣介夫當先生授徒時方及齓聆誦
讀聲即閣記若素業者入翰林博涉經史用以供講筵
史局之職敷衍明暢纂述精當才望揭揭在人耳目廷
儀亦表出郎署而來者尚未艾則先生所以為後遺也
又豈可以丈尺斗斛計哉世之不種而穫者殆有其人

然非天下之恒理君子所不為聞先生之名亦可以勸矣族祖雲陽先生甞作方寸地説予讀而識之玆於先生有感焉弘治乙丑先生壽七十介夫居禁密且有日講之命不克躬奉觴斝請記名軒之義為先生壽適廷儀以奉使歸因函而致之以揭諸軒中其亦先生之意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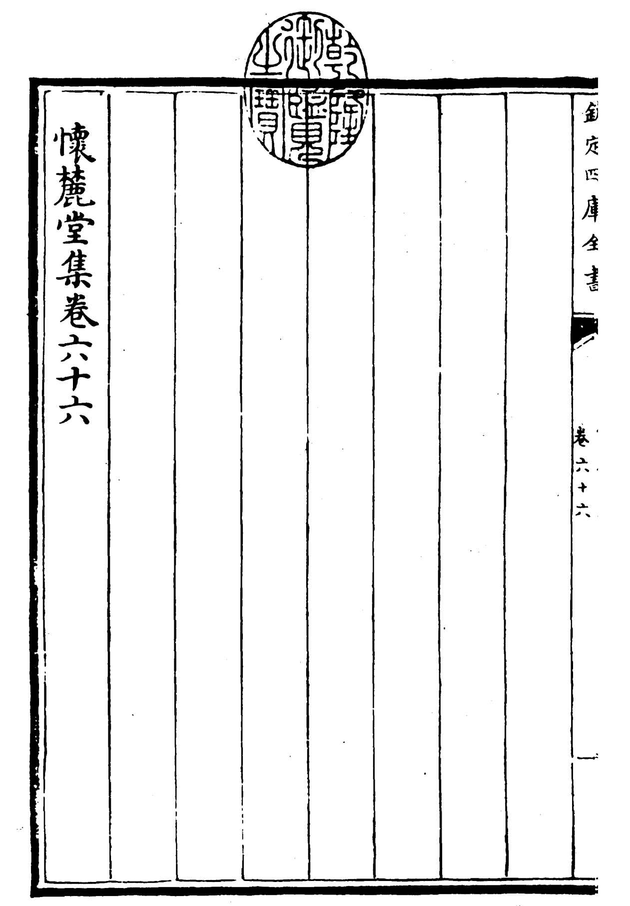
松巖記

夫松植物之壽者也魯論歎其後凋戴記稱其不易歴

歲月經氷雪殿草木而孤存者其恒也然或不幸而生于通衢坦地不出為梁棟器用則為人之所薪其獲保質完節終乎天年者亦鮮矣惟深山重巖之中人跡之所不能及斤斧之所不得加其生焉者乃可以終其年而不夭視諸羣卉衆木或以月或以歲或倍焉或蓰焉而皆莫之及於是松之壽始見是物之壽者固存乎質亦未始不繫乎其地也歙地多巖谷其產宜松輪囷盤虬動數百年有可望而不可挹者孫封君有容顧而樂

之曰吾將於是比德焉葢自棄舉業以來一遊吳越再遊金陵興極志倦歸其鄉而不復出及其子忠顯為大理評事獲沾錫典雖有名秩命服自處與韋布無異徜徉容與於所謂松巖者因取以自號人之尊禮而不敢字者亦以是稱之予聞君敦孝彊義動多利濟傾困庾治橋道費數千百計其三世祖嘗以贅冒程姓程為歙望大夫士爭附託之而君命其子請復孫姓必遂乃已其知本務實不隨流俗尤人所難是宜其培積深厚饗

有優裕胙壽考於方隆質其所自愈無愧也君既教忠顯舉進士累官右寺副守身效績足徵家訓仲子忠弼為郡庠生季子忠振及諸孫皆就學而君之壽猶足以待之則所以培其身以及其後人者又可知也君壽躋七十誕辰在九月之末忠顯方奉命録刑兩浙期以竣事過家稱慶念禮部之試見知于予請記松巖之義以寓頌祝期且至走价京師俟于門者再閱月予弗能置也詩人祝壽者未云如松栢之茂請并以是致意云



懷麓堂集卷六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錄監生臣蔣大鎔